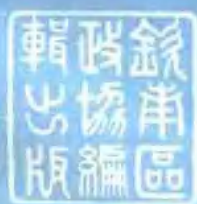


2097



蘇南



文史

第二輯

钦 南 文 史

第 二 辑

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七月

封面题字：陈树清

封面设计：邓经春

责任编辑：阮大洲

钦南文史

第二辑

钦州市钦南区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钦州市印刷厂印
准印证：67—72—0001107

1996年7月出版

41

主 编:陈树清 张玉强

副 主 编:邓经春 阮大洲

执行编辑:邓经春 阮大洲 章慈芳

目 录

反糖捐首领刘思裕	李逸才(1)
刘永福与黄焕中	吴龙章(8)
萃军将领杨瑞山	杨武恒(14)
三合会首领邓东良	邓统昌 邓记昌(19)
彭智芳传略	彭智有(24)
章耀垣事略	章日炽 章泰钰(34)
文明书院掌教苏光岳	陈传荣(37)
忠于教育事业的黄雄材	刘润光(41)
陈国焕二三事	陈传荣(44)
回忆陈德周先生	曹家珍(48)
建国初钦州商会长刘诚	李瑞强 吴明如(51)
刘永福渡台抗日大事记	吴斯俊(55)
可歌可泣的史实	章慈芳(63)
刘永福誓师抗日告示(摘要)	刘传荣提供(71)
刘永福复桦山书	刘传荣提供(72)
黑旗军在越粮饷从何来	章慈芳(74)
有关刘、冯几个史实的考证	黄学成(77)
龙门之战	章慈芳(91)
红灶英魂长存	莫德祯(94)

钦县教育工会概况	章泰钰(97)
西坑简易师范	李雅然(102)
前进中的屯安学校	黄志珍(105)
解放钦州见闻	彭智有(109)
钦城解放初期纪事	刘陶尧(114)
军管及接收犀牛脚旧政权纪实	王士颖(122)
稳定金融的好措施	梁超然(125)
犀牛脚开展减退和土改运动	王士颖(127)
黄屋屯圩的沿革与建设	冯贤熙 林好津(132)
大环村今昔	王士颖(141)
黄坡后巨变	黄德祥(144)
回顾“六·一八”	杨焕钜 黄德祥(150)
钦州盐税概况	梁超然(152)
日本在钦州修铁路	龙相文(155)
钦州宁氏豪族考	黄学成(158)
钦州文化古迹考	吴斯俊(182)
镇龙楼	吴龙章(207)
长墩岛	吴智一(210)

反糖捐首领刘思裕

李逸才

刘思裕，原名刘善全，汉族，广西钦州市钦南区那彭镇凤凰岗村人。清同治七年（1868年）生于乡绅家庭。祖父刘燕兴，曾任灵城县官，清赐门匾“司马第”。父亲刘京山，村塾大馆教师。思裕小时天资聪敏，跟随父亲读“四书”、“五经”，颇爱作文，更喜习武；长身体材高大，谙熟武艺，胸怀大志，重义轻财，喜欢结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秋，那彭圩日一天，思裕跟酒友在集市上同饮，遇清税吏开征糖税，群众叫苦不喋，税吏殴打群众，思裕见状，义愤填膺，放下酒碗，乘着酒兴，帮群众狠揍了税吏一顿，群众拍手叫好。清税吏一连几次挨打，再不敢趾高气扬到集市上收糖税了。

那彭人民抗糖捐，官府收不到糖税，扬言弹压。跟思裕常往来的亲友和群众，力劝思裕带头造反，及早谋划，以防不测。于是，思裕亲自联系知名人士，物色抗捐领导人选。经联系，志同道合的有：青陂村廖华锋（又名廖广春），那里村黄杏伦（又名黄国辉），木梗村黄明聪（又名黄振川），平吉梁屋村黄世钦，担寮村廖万喜（又名廖干廷，时任清东兴水上统带），猪肚舵刘

思岳，大田村黄善杰，小乐村陈鸿智（秀才，时任清三那局长）等，他们作为起义中坚力量，组成了起义临时领导中心，开展领导起义工作。

领导中心组成立后，跟着建据点于青陂村长江坪松林中，那里四面环山，松林稠密，地形隐蔽。为了争取支持，扩大影响，还派出多批联络员，开展外交游说活动。

当时钦州傍城乡绅郑文奇、邱逢周和秀才陈绍仪等，积极响应三那抗捐斗争，鼓励乡民参加抗捐运动。水鸭塘乡秀才赵知章，所到之处，无不进行反糖捐宣传，号召乡民参加抗捐斗争。平山乡团总陈鸿畿、黄家通等亦暗中策划，鼓励乡民参加抗捐运动，群众公推陈为反糖捐副首领，在平山乡雷庙后大草坪歃血为盟，誓与三那反糖捐一致行动。

这时，孙中山派黄兴等来钦秘密串联革命活动，通过钦县兴中会员梁少廷、梁建葵的介绍，并作响导，潜入三那内地，跟刘思裕接洽，共商起义大事。黄兴答应从越南海运三船枪弹（七九枪）支援，约定枪弹到后才举事，后留下两名革命党人（一男一女，皆广东人），常住食在刘思裕家中，跟刘思裕共商大事，其中女的叫庄汉翘（公开叫黄大姐），跟刘妻甚为融洽，曾结拜为姐妹。

经过秋冬的谋划准备，那彭反糖捐组织力量壮大了，发展到1000多人，建立了反糖捐兵团，那丽、那思

也跟着建立了类似的兵团。根据革命党人黄大姐的指示，领导中心决定反糖捐起义公开化，把起义据点扩展到那彭。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刘思裕在那彭圩北边鸡儿坪瓦窑角，召开反糖捐誓师大会(又叫牛头大会)，三那反糖捐革命群众汇集那彭，各乡镇反糖捐组织团体也派代表参加，约10000多人。会前，曾请人放鸡脚，不吉利；祭大旗，大旗折断，也不吉利。枪弹未到，是否举行起义？对此，领导中心和革命群众曾有争议。尽管如此，誓师大会仍按计划召开。会上，刘思裕揭露了钦州官吏借办学之名开征糖捐，鱼肉人民的罪行，号召广大人民团结起来，铲除清朝贪官污吏。大会公推刘思裕为三那反糖捐首领。刘思裕领受印鉴后，宣布任命：黄世钦、刘思乐、黄善杰为兵团秘书和参赞，廖华锋为那彭反糖捐团长，黄明聪为团长秘书，给他们发任职证书、指挥刀和礼帽。会后张贴檄文，声讨三那贪官污吏，后处决了那彭税务官一名。

这次大会，由于各乡镇反糖捐组织团体和代表，不是同日起到，因此，大会持续三天，伙食会由刘思裕和廖华锋无偿提供，派后勤人员从凤凰岗、青陂两村运出。

三那爆发反糖捐运动，晴天霹雳，震动甚大。三那税吏，惊恐万状，纷纷外逃。清政府如临大敌，视为猛兽，软硬兼施，妄图扼杀。那时，粤督周馥为缓和矛盾，

平息民愤，曾指令免收糖捐。三那群众看穿这是清政府玩弄欺骗阴谋，不愿上当，不肯罢休，钦州官府指派地方绅士，妄想说服刘思裕，毫无奏效。清政府见软的不行，便用硬的一套，速调广西边防军统带宋安枢率部配有开花炮一营官兵前来三那镇压。当宋部到达那丽时，革命党人黄兴和首领刘思裕等，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在接战之初，命队伍佯装败绩，候敌人最后进入阵地，即以驳壳枪队集中火力反攻，宋部大败，溃不成军，狼狈退守钦城。这一战获胜，黄兴、刘思裕等人威名大震，反糖捐斗争进入高潮。

宋安枢惨败后，清政府又派何长清率部一营官兵前来三那镇压，但何部前车可鉴，诚惶诚恐，不敢出阵应战。清政府见硬的不行，又来软一套，这年夏天，钦州官方派两名官员，作为官方特使，坐镇那彭，扬言要跟刘思裕谈协议和，历时二十七天，跟刘思裕谈判数次。特使限令刘思裕解除武装，解散反糖捐队伍。刘思裕坚决表示：官府一天不收回开征糖捐成命，武装一天不能解除，反糖捐队伍一天不能解散。结果议和不成，特使返钦。

这年七月，粤督派郭人漳率清军一团约 1000 多人，配有开花炮，搭海轮取道北海，经廉州直逼三那，又调广西边防军林虎率部一营 400 多人参战。清军来到那彭，只滞留在那彭江对岸，因那彭木板桥早已被革命军拆毁，江水上涨，只好驻扎在蔗地、局心两村，

布阵于江东南沿岸，对那彭圩镇形成半月形的包围圈。双方隔江对阵，一连三天，革命军靠这条滔滔江水保住阵地，清军攻打毫无进展。到第四天，郭人漳命炮兵对准那彭四和堂——刘思裕家宅，反糖捐指挥部，进行轮番轰击。那时，刘思裕欲观望清军发炮阵地，便登上四和堂东向炮楼，不幸遇清军开花炮弹坠落爆炸，头部被弹片击中受重伤而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九岁。

思裕的亲信廖华锋团长，从阵地督战返指挥部，看到首领遭遇不幸，无心再战，便下令革命军往北撤退，向各村疏散，自己则用被裹住首领尸体，用布带拴于马肚下，跑马载回青陂村，草葬于石犁岭下沙滩上。为防清军悬赏盗尸，葬后不满三个月，又移葬尸骨于长江坪。（民国三十六年，即公元1947年，再移骨葬于那彭浸后水岭岗上。）

革命军一撤退，清军郭部便强渡那彭江，攻占那彭四和堂、当铺，并向北紧追革命军不舍；清军林部向东，取道那思，围攻那思反糖捐兵团重要村寨米子村。

那彭反糖捐革命军北撤途中，在离凤凰岗村2公里处的马路楼边，埋下伏兵，迎头痛击了前来追剿的清军，击毙清军多人。部分革命军坚守凤凰岗新村（刘思裕家宅）。因武器简陋，弹药少，革命军不轻易放枪发炮，待清军成群集结到新村前鱼塘边时，一齐放枪打炮，清军成片倒下，鱼塘水都染红了。革命军在新村

坚持两天一夜，到第二天深夜，估计守不住了，便穿壁越洞转移。清军攻下新村后，不管新村、老村都毁之一炬，然后搜查周围村寨，直至大田山、顿麓两村，寻不到刘思裕尸首和革命军足迹。清军继续向北追去，青陂、下那里、上那里等沿路村庄，均被焚烧。清军到木梗烧村时，遇到革命军坚决抵抗，丢下多具尸首。清军越过那彭边界，向北一直烧杀到平吉梁屋村。

三那反糖捐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参加革命运动或受株连的（包括当时参加红米会组织在内）共四十三人，被清军郭部抓获，命刽子手黄得松（小乐村人，贼头，受招安出任郭人漳部营长）等行刑，刀斩于那彭桥（旧木板桥）头沙滩上，其中有担寮村廖万喜（三十二岁，原任清东兴水上统带）、廖万昌（二十八岁，广东师范学院在校学生）。此外，小乐村陈鸿智（秀才，原清三那局长），被监禁钦州，后遭斩首于稔子坪。

反糖捐起义失败后，才知道革命内部有叛徒出卖，如竹山坪村花名叫栏底猪的施在校，就是其中一个。他背义贪财，把贪兴答应支援三船枪弹海运详情，密告官府，官府得以追踪拦截，使革命军因得不到枪弹接应而遭到失败。日后，群众对这个革命叛徒恨之入骨，扬言有朝一日要为革命死难战友报仇，将他碎尸万段，他惶惶不可终日，便扮新娘、穿花鞋、坐花桥远逃他乡。在潜逃中，为群众认出抓到，活活烧死在凤凰岗村外的客路这，落得个可耻下场。

刘思裕领导三郡反糖捐运动，虽然被清朝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了，但它沉重打击了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为钦州谱写了人民战争光辉的一页。钦州人民为了纪念反清抗暴英雄刘思裕，曾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把钦州镇四马路命名为思裕路，钦县国民政府同时宣布归还被清政府没收的刘思裕所有房地产。

刘永福与黄焕中

吴龙章

举世周知，刘永福是近代史上中国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他的部将，如吴凤典、黄守忠、杨著恩、邓士昌、农秀清等都是中外扬名的，为人们所熟悉，无需笔者赘言。他的不少幕客也有人提及，评论。如宣化县典史王敬邦与刘永福会晤后，谈其印象时说过：“永福为人气豪志锐，精悍绝伦，久在戎行，练于兵事”。但是“其幕客上思州人刘奇勋、刘奇谦、韩再生，宣化人李德才等，俱无远识，各怀疑忌，左右尚未得人。”就是没有人提到黄焕中，在一些大部头的史书上也没有任何记载，因此，鲜为人知。其实黄焕中是一位很有才华、很有谋略，深得刘永福器重的文官和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

黄焕中(1832——1911年)，广西宁明县人，字尧文，号其章，是清末民初的有识之士，是壮族的著名诗人。他幼年时，因父亲黄体元(壮族耿直而有才华的著名诗人，著有《冷香屋诗草》传世)早逝，家境异常清苦。但是，他继承父志，“贫将入骨书仍买”，囊萤映雪，刻苦攻书，勤学好问，精通书史，学富五车，且有一腔

为国家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的宏愿和韬略。在参加农民起义军以前，他几经遭折以后，在家乡筹建“思齐书院”，教授乡里子弟，深得乡里的尊崇和爱戴。刘永福仰慕其“品质纯正，素娴韬略，胸有甲兵”便于光绪九年（1882年）礼聘他到幕府，参赞军务。黄焕中也很钦佩刘永福治军严明，欣然赴任。他到职后，豪情满怀地和刘永福巡察边防，代执刀笔，运筹帷幄，成为刘永福的得力助手，心腹幕僚，真诚挚友。他们志同道合，胶漆相投，亲密无间。黄焕中因此而踌躇满志地赋诗表达自己的愉悦之情：“不才忝附从军骥，细柳驰驱共策蹇。”从此，黄焕中跟随刘永福二十多年，参加了抗法战争和讨倭斗争，转辗沙场。

黄焕中参加抗法战争长达四年之久，亲身经历了许多战斗。仅1883年，就经历了怀德、丹凤、纸桥、山西诸战役，在战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中法正式宣战后，为了鼓舞士气，由刘永福提名，经云贵总督岑毓英转奏的名单中，就有：“贡生黄焕中，久历行间，办营务文书，功勋卓著”，奏请“著以府经历，县丞选用，并赏五品顶蓝翎。”他亲眼见黑旗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打下了法国侵略军嚣张气焰的英勇行动，深受感动；目睹了冯子材在谅山大败法军和刘永福在临洮大获全胜的壮烈而欢腾的场面，感到欢欣鼓舞。可是，正当冯、刘东西两路大军都取得辉煌胜利，并乘胜追歼法军之际，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指示李鸿章推行

其卖国投敌政策，奴颜婢膝地与法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占领越南，允许法国在云南、广西通商，打了胜仗的冯子材和刘永福被迫撤军入关，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黄焕中对于腐政的清政府的这种媚敌卖国的罪恶行径，极为愤慨，对国事忧心如焚。他怀着万分悲愤的心情，写下了“随刘军门幕在越南与法军作战不果”的感慨之作——《秋兴八首》，倾诉刘永福及自己报国有心，请缨无路的愤懑激怀。如“国事岂容分党误，同心或望凯歌班。”“未谙国事心难白，说到瓜分泪亦红。”“寰海哀鸿沦浩劫，中华愧煞主人翁。”等诗句。

黄焕中跟随刘永福从越南撤军回国之后，仍图报国，驰骋疆场杀敌的雄心未艾，激情未泯。当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疯狂地蹂躏台澎，刘永福以闽粤南澳总镇的职衔，奉命渡海协办全台防务时，黄焕中又雄心赳赳地随军到了台湾，作为刘永福的幕僚，参赞军务，并为刘永福写了气壮山河的讨倭檄文——《讨倭代刘永福作》，慷慨陈词，情怀激昂。首先，力陈黑旗军在越南抗法的辉煌战果：“昔年法越构兵，倡举义旗，枭李威利之首，报孤拔之师。”其次，申明刘永福黑旗军对日本侵略者的尸正立场：“今因倭奴要挟，割弃全台，遂令吾祖宗之经营缔造，栉风沐雨，艰难而得之者，一旦让于五尺之童，辗转思之，无不椎心泣血，仰天痛哭也。”再次，代刘永福和台湾人民表白决心：“本

协办百战之余，精神尤健”；黑旗军“耐劳善战，奋不顾身”；台湾人民“愿杀贼而死，不愿投贼而生。”最后，严正地警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倘犹逆命抗拒，盘据滋扰，得将率黑旗一旅之师，进攻台北，凡属倭奴，痛杀无赦。”言词掷地有声，威震天地，鼓士气，寒敌胆，充分体现了刘永福，当然也包括黄焕中自己的钢铁意志和英雄胆略。

刘永福渡海到任后，紧紧依靠台湾人民，麾军杀敌，义勇壮烈，势如破竹，屡挫日寇锋芒，捷报频传，士气大振。但是，惊敌如鼠，蓄意卖国的反动统治者多方作梗，不予接济，敌使刘永福黑旗军陷入孤军无援，弹尽粮绝的困境。清政府又连续下诏令强迫黑旗军撤离台湾，刘永福不得已而撤退。在这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情况下，黄焕中含恨拥卫着刘永福退回广东大陆。在旅粤的沉痛日子里，黄焕中挥动其含仇的笔触，写了《刘军门幕中杂感》数韵（以下简称“杂感”），再次表达刘永福黑旗军在台湾“背城借一”血战到底的决心。对清政府统治者腐败无能，投敌卖国，与日本侵略者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拱手送给倭奴，剥夺爱国志士抗敌救国的神圣权利的罪恶行为，予以无情的揭露与抨击。如：“岂料立边还未竟，班师调檄已中途”（《杂感》之三），“和戎割地皆朝议，臣子如何复拒关”（《杂感》之七）等震聋发聩的愤怒呼声，震天动地，令统治者闻之丧胆。不仅如此，黄焕中还对清政府